

席绢



人在死前，是不是都会看到过往的一幕幕
那些曾以生命去经历的事

真的不甘心

在爱情上，放不下的是那位曾对她海誓山盟

却至今音讯全无的薄情男子

难道真如母亲所诅咒的

全天下的男人皆薄情

君须怜我



玄幻灵异系列

席绢

君须怜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须怜我/席绢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99-3361-0

I. 君…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855 号

书 名 君须怜我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丁 卉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5.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361-0

定 价 1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阡陌絮语(重版总序)

阡 陌

我是席绢作品在大陆的第一读者。

我敢这样说,那是因为职业使然。一九九四年我到浙江雁荡山开会,手头带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寄给我的一套他们旗下不同作家的书,其中有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部作品构思独特,文笔幽默,现代人物带着梦幻的期待,穿越时空成为古人的新娘,从而演绎出了一段奇恋。虽然带有离奇玄幻色彩,却不荒诞,是传统情爱小说的一种创新,于是作出了引进席绢作品的决定。为了与之匹配,又选定于晴、林晓筠、沈亚三位作家的作品。这便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台湾“四小名旦”纯情作品系列。从那时开始,阡陌年年都有席绢新作介绍给大家,连续十五年共推出了六十八部席绢作品。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悄然登上文





坛,在不事炒作、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靠着作品本身的吸引力,红极一时,许多人还误以为“席绢”是一个书商炮制的写作团队,连媒体也曾对此怀疑,提出过许多质疑。事实证明,席绢是唯一一个真正靠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率先畅销,然后红遍港台,席卷东南亚,在十几亿华人世界拥有无数读者的女作家。

回眸当今文坛,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精彩的新作问世,写作生命长盛不衰。

初读席绢的人,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书,还是偶然看到封面,或是道听途说后觅来鉴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到席绢的作品就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欲罢不能,以至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绢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席绢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从都市童话到校园生活;从亚武侠故事到古代闺趣;从三姑六婆到玄幻穿越,涉猎相当广泛。不仅故事曲折动人,而且爱情描写细腻,每一个故事都带给人新的生活层面,新的惊喜,新的特色。正是这些特点,令人废寝忘食,难以释卷。席绢是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作家,她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创造新的故事,开发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表现形式,使读者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席绢作品的每个人物都富有自己的个性:她用智慧的语言写智慧的人物,不仅有职场上冷静智慧的女主角,





还有温柔婉约、纯净贤淑的女主妇。有的成熟独立、处事有道、魅光四溢,有的精明过人、刁钻可爱、调皮搞怪,体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的人性。席绢笔下的女主角,性格很少雷同,但不管性格如何机变,个个都能成功俘获男主角的心,那是因为席绢赋予她们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丽善良。善良者的人格是最美丽的,所以席绢受到大家的喜爱。席绢笔下的人物角色丰富,且个性各异。男主角除了个个具有丰神俊朗的外表外,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魅力,对年轻女性都有一定吸引力,因此喜爱席绢作品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十五年的耕耘,席绢在自己的小说长廊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席绢言情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绢系人物群像。

十五年的岁月流淌,当年初读席绢的小妹妹已经成长成妈妈级的人物,席绢的作品伴着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女,走完求学路程,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走上工作岗位。席绢以她乐观开朗、勇敢自信、认真生活、渴望阳光、追求唯美的生活态度,为无数读者带来欢笑、希望和梦想。席绢就是这样用她的笔创造出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为之定名为“冰淇淋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许多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美少女领航,以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少男少女们引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旅程。她歌,她笑,却唯独没有哭;她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她远离阴谋、杀戮,奉献给年轻少男少女的永远是健康和阳光。也正因为此,席绢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真心喜爱,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成为他们的偶像。

席绢的第一代读者，已经走过了阡陌所说的历程，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正在走来。

除了读者，在大陆还有一批作者，她们从“绢迷”开始，网络成为她们成长的园地，从模仿到创新，她们是被席绢带动起来的一代言情作家。

虽然80后、90后出现了不少言情作家，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我认为，读一读席绢的作品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立判云泥，起码可以验证席绢的书是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谓予不信，可以拭目重拾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全集。

作为大陆席绢小说的唯一合法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新一代读者选择健康向上的言情小说的时候，首选重版席绢全集！本次重版的最大特点是重新将席绢作品进行分类，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

经典的席绢，永恒的纯情。曾经那样深刻地打动过我和无数读者。

相信，经过时光的历练，席绢和她的纯情故事将带给更多朋友以最美丽的爱情感悟。

2009年9月于南京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

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

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五代·李煜·更漏子

烛泪滴尽，最后一盏光明也失去了颜色，让原本就不甚温暖的屋子，益加清冷。

已是二月中旬，理当是春临大地的温暖时刻，却让寒雪强占住山头，不让春天进驻。

这样凄寒的夜晚，片刻也不容情的，频频催促床上人儿娇弱的病体渐渐流失生命的迹象。再暖的锦被也温热不了打从心中冷出催魂的冰寒。

她就要死了，她知道。

长年拖着这样的一副病体，受尽折磨，死亡对她而言，反





倒是一种解脱。有多久了？十年了吧？苟延残喘地度日至今，再也没有力气去强撑另一个十年。她战胜不了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活得比母亲更久。她庆幸着，老天是这样安排了一切。母亲死了，结束了她悲惨且残忍的一生。而她自己，也将因为没有解药抹身而让伤口的毒蔓延全身，再不久，她就要死了。

人在死前，是不是都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那些曾以生命去经历的事？

不甘心啊。真的不甘心！

在爱情上，放不下的是那位曾对她海誓山盟，却至今音讯全无的薄情男子。难道真如母亲所诅咒的，全天下的男人皆薄幸？所以在得了她的身子后，便不会再珍惜，在离去前种种保证，都只是甜言蜜语？母亲遇人不淑，而身为女儿的她也会承其命运，只能怪自己太过痴傻？如果……他不爱她，为什么要用那双诚挚的眸子再三地信誓旦旦？为什么不在离去前，直言不爱她，让她断了一切情丝？

如果她的生命，必得在今日终结，谁愿意给她一个答案？她不愿意相信……那样的男人会负她。所以，她被残了双脚、下了毒，让她日日夜夜必须为这段情遭受母亲无情的惩罚，每日必须服药以抑制毒性。只因她不恨他，不相信他会负她，不愿向母亲承认爱上男人是一件错事。十年下来，她可以在面对无情且残忍的母亲时，大声否认自己被玩弄了。但，私底下，在受了那么多苦后，她如何能不怨？她如何能瞑目赴黄泉？

在亲情上，她也放不下……



“娘娘……”

娇怯的声音由门口传来，黑暗无法阻隔她的到来，一双小手在不久后小心地抚上她形容枯槁的面容。那曾经比花朵更娇美的国色，在年轻的二十八岁便已凋零。

红颜薄命，是谁睿智得一语成签？

小净初啊，她那苦命的女儿。

“净初，冷不冷？”用她仅存的力气，紧紧拥住她小小的身子。她放不下啊！如果她这仅存的残命，能用以当条件，她祈望老天让她这女儿不要重复她的命运，希望在她成长之后，有一名至情至性的男人呵护她一辈子，她愿意永世沉沦于地狱中，只要女儿幸福！

“娘娘，你身子好冷。”

十岁的小女孩，敏感地预知将有什么事发生，颤抖的小身子紧贴着母亲，想用自身的温暖去换取母亲生命的热度。

“乖，不怕哦。不要怕，你的姨娘就快来了。”

“就是嫁到很远很远地方的仙芝姨娘吗？”

“是的。”

如果，当年她也学小妹一般，不顾一切地随心上人下山，是否今日会有所不同？她的妹妹云仙芝，在十五岁那年的某一个暗夜，遇到了一名上山为妻子找寻药草的男子，倾心之余，偷偷跟随那名男子下山，从此音讯全无。母亲气急败坏地下山找了好几个月，却找不着。在她们姐妹暗中联系的回音里，她知道妹妹找到了她的幸福，她成了那名男子的偏房。后来为了怕让母亲知晓，便不敢联络。十年下来，没通音讯。

后来，她的初恋也来了。一名准备赴京经商，却在山中迷





路的文生，闯入了她的生命中。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男人，一名英俊儒雅的男人，很快地得到她全心的爱恋，让她懂得爱情的模样。他要她与他一同下山，可是她无法像妹妹那般不顾一切，她那一辈子不快乐的母亲教她放不下，她更想得到母亲的祝福，她天真地相信母亲会让她嫁人，而不能理解、严重偏执、对男人痛恨到变态的母亲是不可能祝福她的。

她叫他先下山，从京城回来时再来接她，而她则利用这一段时日告诉母亲她要嫁人的事。

然后，母亲将她关在石牢中，然后……他音讯全无……

如果事情再重来一遍，应该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吧？可是，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她选择了这种结局，注定要在二十八岁魂归西天。

她可怜无辜的净初，在甫出生之初，便已被剥夺了看这世间的权利。当时母亲含泪带笑的厉吼，如今仍能清晰地在她耳边回旋……

“全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小娃儿，只要你看不到男人，就不会被蛊惑；只要看不见，你就不会让男人骗去身体与感情！姥姥帮你，帮你今生今世都不会被男人伤到了心！这人间太污浊、太可怕了，男人更是女人的剧毒，让姥姥来帮你吧——”

血光闪动，交织着婴儿哭声，与她产后凄厉的哀号，至今仍是她的恶梦。而小净初那双美丽的眸子，无缘见识到世间的美好。是她的错？若说她二十八年的生命会有什么愧疚，便是她带给女儿失明的一生。

泪水滴落在女儿脸上，在这样的黑暗中，她却依然能看清





女儿美丽的容貌。这是回光返照吗？强自抑下一口血气，教她怎么放得下，她这薄命的女儿——

净初呀，十岁的年纪，却已有仙资玉质的形貌，想必再过个几年，会是比她更加出色的大美人吧？这样的美人儿，得到天下伟男人的倾慕是必然的，但……那一双无法视物的眼，却更可能将她的幸福断送。哪一个男人会爱上有残疾的女子？也许最初的惊艳可以博得天下男子疯狂的追求，但这种专宠不会有太久的风光，几年过后，恩爱不再，而她可怜的净初却依然失明，依然需要一双终生呵护她的手来扶持她。

她死不足惜，但她该把净初交到谁手上才能放心？

“娘娘，你别哭，别哭呀。净初会很乖的。”

那一双小手摸索着要替她拭泪，而她的泪下得更凶了。老天爷……如果当真有灵，帮助她这苦命的孩子吧……

由远而近的奔马声，蹄印铿锵有力地击在雪地中，她身子微微一震，羸弱的身子急速地抖动起来。

是她吗？是她那小妹终于接到她放出的信鸽，在这凄寒的夜晚赶来了吗？

果然，跌跌撞撞飞奔而入的，是一名年轻少妇。是云仙芝，那个十二年前为爱不顾一切下山的女子。

“姐姐！姐姐！你在哪里？”狂乱着急的女音叫着。

“仙芝，别急。先点灯。”在她身后扶着她的，是一名高大沉稳的中年男子。

在灯尚未点上时，云灵秀欣慰地明白，她的妹妹至少是幸福的，她能看到那名男子相当珍惜妹妹。全天下的男人并非都是坏的，对吧？





灯点着了，更让心焦着急的云仙芝崩溃。她那美丽的、善良的姐姐，在二十八岁芳华正盛的年纪，竟已灰白了一头秀发，美丽的面孔消瘦枯槁，仅有那一双子夜的眸子，依然找得到一丝丝当年倾人国城的影子。

“姐姐！为什么会这样？”

她飞奔过去，看到了大姐骨瘦如柴的身子，是第一震撼；在看到半掀的被子下，空荡荡的裙裾，她彻底崩溃了！是她的娘，那狠心的娘，绝情到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云灵秀露出一抹笑，轻抚着益加美丽动人的妹妹。

“来，仙芝，看看你的小外甥女。云净初，今年十岁了。”她将女儿拉到身边，与妹妹相认：“净初，叫姨娘。”

“姨娘……”云净初怯怯地叫着，交握着双手，对着陌生的声音感到害怕。

“姐姐！她……”云仙芝低呼。她当年只知道姐姐遇到心上人，恋情没有结果，其它的事并不知晓。此刻，她恍然明白母亲下手这么狠的原因了。但……有点奇怪，这么美丽的女孩儿，世间少见，但……那一双眼……

“娘做的。她下了血咒，要净初今生今世看不到男人。”

“我的天爷……”那双眼眸竟是看不见的！

一阵呕血的剧咳，警告着大限将近的讯息。云仙芝急忙转身看丈夫：

“相公，快拿千年人参给姐姐补身子，还有，跟在我们身后的大夫上来了没有？”

云灵秀拉住妹妹，气息难平地低叫：



“不要费力气了……仙芝，如果你们人手够多，去……负心崖将母亲的尸首捞上来，好生安葬吧……”

她在飞鸽传书中早已说明母亲失足落崖的事。

“她死有余辜！我不！”云仙芝大叫。老天，那女人当真是她们的亲生娘吗？她竟这样残害自己乖巧的女儿！

“妹妹——”

“仙芝，人死了，就该入土为安，我们替岳母安葬吧。”韩济民看来是个少言刚正的男人，但说出的话自有一股领袖的气势。

云灵秀可以感觉得到妹妹爱极了这男人，只是，为什么他们夫妻的眉宇间有一股淡淡的愁？

跟在他们身后的一群家丁也赶上来了，由一名十来岁的小男孩领着三名大夫进来。

“爹，娘，大夫来了。”

小男孩的眉宇间尽得他们夫妻的真传，漂亮且可爱，才十来岁，却有着无比的担当，让云灵秀看得诧异极了。

“仙芝，这个是谁？”

一边叫大夫把脉，云仙芝等丈夫领家丁去山崖找尸首时，坐在床沿，回道：

“这是你的小外甥，叫韩霁，十二岁了。韩霁，过来。”她招手叫着门口正在吩咐下人熬人参汤的儿子。

“娘？”

这个才十二岁，却已经很有大人模样的韩霁，可贵的是有一颗体贴善良的心：“姨娘，我叫人熬补药了，您会很快好起来的。”





“谢谢你，霁儿。来见见你的表妹，她叫净初。”伸出枯瘦的手，她将女儿的手交给韩霁：“你带妹妹去外边吃点东西好吗？她看不见。”

“好的。妹妹不要怕，表哥保护你。”

“表哥？”听见同样是童稚的声音，小小的女孩儿心中有了奇异的安心，居然不再怕了。

韩霁小心领着新认识的表妹往门口走去，对她纠正道：“你要叫我二表哥，我还有一个哥哥哦，他好棒的。你以后要叫他大表哥，他会保护我们两个哦……”声音渐渐消失在门外。

云灵秀强撑的力气终于用尽，颓然地倒回床上，推开大夫的手，轻声道：

“没用了，不必费心。是娘下的毒，‘百日蚀心散’的解药只有娘有，而她过世了，我这毒拖至今日，还能活着，就是为了等你来……”

“姐……”

看到几名医术高超的大夫皆摇头，云仙芝脸色惨白了起来。

抓住妹妹的手，她轻轻地求着：

“代我好好抚养净初成人好吗？也许我这种私心不应该，但原谅我是一名无力保护自己子女的母亲，我必须给净初安排最好的未来。”

“姐姐，您的意思是……”

“好不好让韩霁娶净初？这孩子将来必定不会欺负净初，我只求让净初当正室，让霁儿照顾她一生我才会放心。如果他有心纳偏房，我不会反对……仙芝，我很自私，可是……”她





咳得更严重，血丝再度沾上衣襟。

“我答应！我答应！姐姐，您别激动，我们立刻带你和净初下山，我会拼命找天下名医来治好你，也会治好净初的眼，我就不相信全天下没有人解得了娘所下的毒！”

她惨淡地笑了：

“娘制造的毒是无人可解的，你仍不愿相信吗？只要净初平安过完这一生，我死亦瞑目了……”

“净初的父亲呢？他碰了你，却仍是负心？”云仙芝忍不住地问了。会有这种结果，除了男人负心，还会有什么？

反倒，云灵秀已不再那般介怀了，这抹怨就留在心里，随她入土吧！

“他没有回来接我……”她笑得好苦，泪眼中浮着所剩无几的希望……即使已过了十年，她那一生唯一有过的爱情仍被她执著着——也许……有一天……他会来接她……也许有一天……他会出现……这念头是支持她十年来，每每遭受母亲施虐时唯一活下去的力量——也许有一天……

可是，她还有明天可以去等吗？蚀骨的毒在全身筋脉肆掠，夺取她薄弱的生命，血丝不断地由唇角溢出。

云仙芝急忙擦着，但血流得更多，怎么也擦不完。

“姐姐！你不可以死，你再撑着呀！”

“仙芝……今夜是我的极限……我好累……也好痛……”她闭上眼，泪水沿着脸颊而下，让她残存的一丝红颜，添一抹亮丽的水光。

“你们三个大夫想想法子呀！快替她止血呀！”云仙芝为三名束手无策的大夫吼着！泪花奔流在她玉般的脸上，为姐





姐苦难的一生心痛，为她短促悲苦的生命心碎。她这个当妹妹的居然只能眼睁睁，无助地看着她唯一的姐姐失去生命！

“夫人，令姐她已……无药可医了，我们大夫只能治病，不能治命呀，夫人请原谅……”一名大夫叹气回应着，与另两名大夫一同退下。

“姐姐，你撑着，至少，至少见净初最后一面——”

“不要，不要让净初面对我的死亡，她不能承受的，明天……明天再告诉她吧……这孩子会明白的……”

流出的血水沾上了床单，渐渐扩散渲染芙蓉的花形。她不怕死，她只是难以瞑目呀……

门外再度传来急速强劲的马蹄声。才一眨眼，闪进来韩济民的身影。

“相公，您……”

“山崖下有另一具尸首，约莫死了八、九年，仅剩下具骷髅，而那具尸体手上紧抓着一封血书。”他一眼看出云灵秀已出气多、人气少，忙奔过去问她：“你认得一个叫白少初的男子吗？”

不知哪来的力量，云灵秀双眼暴睁，死命抓住韩济民的手：“他在哪里？”

韩济民无言地将一封以布帛写成的血书交给她。

那泛黄而斑驳的布块，似乎是由衣袖上扯下来，上头只写了歪斜的几个字：

灵秀：

我没负你，若有来生，再结鸳盟。

白少初

